



納蘭性德及其〈金縷曲·簡梁汾〉詞

● 施寬文*

清末民初學者王國維嘗云：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學：楚之騷、漢之賦、六代之駢語、唐之詩、宋之詞、元之曲，皆所謂一代之文學，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。」¹洵論中國文學發展之要言，惟若代為煩言，則於詞不妨再贅云：「入清而中興之」。蓋清初詞壇，流派紛然，要言之，有陳維崧代表的陽羨詞派，與朱彝尊代表之浙西詞派；此外，另有獨樹一幟者，即英年早逝的滿族貴公子納蘭性德。

納蘭性德（1655～1685），原名成德，以避東宮名諱而改名，字容若。其父明珠為康熙重臣，其本人亦深受康熙聖眷，用為一等侍衛，除多次隨康熙出巡，亦曾受命考察邊疆，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五月下旬以寒疾病逝，得年僅三十一。如此貴介公子，卻無貴族子弟常見的鬥雞走狗、問柳評花之紈袴習氣，除了精於騎射武藝，於書法、音律、詩、詞、文等藝術，以及釋老、經學等學術，皆有造詣，民國大學者梁啟超因而感歎云：「翩翩一濁世公子，有此器識，且出自滿洲，豈不異哉？使永其年，恐清儒皆須讓此君出一頭地也。」²

在藝術上，納蘭性德尤以詞聞名，晚清況周頤譽為「國初第一詞人」³。其人富於詩人氣質，賦性情深，其深情見諸詞中，最為感人者莫過於悼念早逝的愛妻盧氏諸作，淒婉悱惻，令人不忍卒讀；此外，則是與其金蘭契友有關諸作。納蘭性德雖為滿族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¹ 王國維：〈宋元戲曲史自序〉。見氏著、馬美信疏證：《宋元戲曲史疏證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1。

² 梁啟超：〈容若《淶水亭雜識》〉，收入氏著、吳松等點校：《飲冰室文集點校》（昆明：雲南教育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3704。

³ 況周頤：《蕙風詞話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0），卷5，頁121。

貴胄，其擇友卻如韓蕤所云：「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，而結分義，輸情愫，率單寒羈孤侘僚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。」（《納蘭成德神道碑銘》）其師徐乾學亦云：「客來上謁，非其願交，屏不肯一覲面，尤不喜接軟熟人。」（《納蘭成德神道碑文》）「所交遊，皆一時俊異，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。若無錫嚴繩孫、顧貞觀、秦松齡，宜興陳維崧，慈谿姜宸英，尤所契厚。」（《納蘭成德基誌銘》）⁴其中，年長容若十八歲的顧貞觀尤為知己，容若為顧氏所寫之詞亦最多，其〈金縷曲〉（德也狂生耳），情感真摯、手法老練，相傳當時「都下競相傳寫」⁵。顧貞觀云容若之為人：「於道誼也甚真，特以風雅為性命，朋友為肺腑。」（《祭文》）在納蘭性德與顧氏的交往中，最感人者莫過於因顧氏之請求，為其營救與己素昧平生的吳兆騫之事。

吳兆騫，字漢槎，因捲入順治十四年（1657）的「丁酉科場案」，而流徙寧古塔。顧貞觀與吳氏為摯交，為營救吳氏而多方奔走，卻皆未果。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冬，吳氏流放北荒已二十年，意志消沉，顧氏於是寫作兩首〈金縷曲〉（「季子平安否」、「我亦飄零久」），「以詞代書」，慰勉吳氏，情感真摯，而語意沉痛。時顧氏已與容若論交，同是性情中人的容若閱後感動落淚，允諾必竭力營救。經多方經營，吳氏終於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得以納資贖歸，而生還漢地，此事也成為傳世佳話。〈金縷曲·簡梁汾〉即容若閱畢顧貞觀（號梁汾）兩首〈金縷曲〉之後，亦以詞代書，寄予顧氏之作，以顧氏原作悲鬱情感之感染，詞情真摯，而語亦沉痛。詞云：

灑盡無端淚。莫因他、瓊樓寂寞，誤來人世。信道癡兒多厚福，誰遣偏生明慧。莫更著、浮名相累。仕宦何妨如斷梗，只將那、聲影供群吠。天欲問，且休矣。情深我自判憔悴。轉丁寧，香憐易蕪，玉憐輕碎。羨殺軟紅塵裡客，一味醉生夢死。歌與哭、任猜何意。絕塞生還吳季子，算眼前、此外皆閒事。知我者，梁汾耳。

上闕既傷漢槎，亦慰梁汾；下闕則寫自己與梁汾之情分志趣，並照應上闕而允諾

⁴ 康奉、李宏、張志主編：《納蘭成德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695、頁 692、頁 685。下引顧貞觀〈祭文〉之言，見頁 723。

⁵ [清]徐鉉著，王百里校箋：《詞苑叢談校箋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8），卷 5，頁 290。



必救歸漢槎。容若云：閱過梁汾寄予漢槎的兩首〈金縷曲〉後，竟沒來由的落下了眼淚。人間才士本是天界仙人，莫非是因為久處雲霄，難耐瓊宇寂寞，故而誤入紛擾不堪的人世。世間愚癡者往往多福祿，誰讓他偏偏天資聰慧，更別提那塵世虛名的牽累。宦途如海，浮沉不定，身在其中本不由自己，何妨習如斷梗之飄轉四方，只是那吠聲吠影的謠詠謗毀，最令人無奈。本欲訴問蒼天為何如此，還是作罷了。我自是多情之人，為了吾友之事而心甘情願於形容憔悴，然而，還是要再叮嚀，名香總讓人惜其容易燃盡，美玉總讓人惜其容易跌碎，美好的人物總是易遭不幸。真羨慕那些紅塵鬧市中的名利之徒，只知醉生夢死，沒有煩惱！我與吾友志趣相契，或高歌或痛哭，且任那些喜歡吠聲吠影者隨意猜測。如今，讓久留遙遠邊塞的吳兆騫生還漢地，是眼前最重要之事，此外皆是閒事。能夠了解我的，也只有梁汾了。

此詞語意頗有晦澀之處，眾解不一。蓋納蘭性德與顧貞觀，一為貴胄公子，一則為沉居下僚的落落寒士，兩人深交，當時固有以鄙俗之心臆測謗毀顧氏為趨炎附勢之人，而吠聲吠影者，故詞語既傷吳氏，而亦多關及顧氏。

